

南潯志卷五十六

里人周慶雲纂

志餘七

俞樾右台仙館筆記歸安德清石門三邑之交有古墓焉背田面河廣可二畝餘規模雖頗宏敞而兆域久堙宰木亦盡惟河邊華表猶存羊虎辟邪之類皆倒於地翁仲仆者五其一尙垂紳端笏獨立荒煙蔓草中然陷於土者將半矣旣無碑誌可稽亦從無祭埽者不知爲誰氏之塋也有侵其墓旁地者往往得禍故相戒莫敢犯附近居民每見有青衣人往來墓域則是日河中必有溺死者溺人無論肥瘠一經滅頂雖卽時拯起皮骨僅存若枯腊然於是人皆遠徙遂成荒墟墓南里許爲某村有

南潯志

卷五十六

志餘七

孫姓者其妻携女往母家舟過墓前忽一青色手自水出大如箕攫其女入水去驚而救之則已死矣孫恨甚築土壅流而掘之至數尺無所見又年餘孫之次子與一傭者各負筮斫草將歸矣驟雨忽至見河中一人以竹篙撐木簪而過其子私計由簪渡河而南不及一里卽至家矣乃許持篙者以錢而登簪焉簪小止容一人故傭者仍緣河岸行行數武回顧之見人與木簪俱沒於水矣急告其家孫率家眾飛棹而至鉤撈水中僅得其子之屍而撐簪者不知所之咸以爲妖鬼所幻化也孫益憤怒募術士治之一道人來應募爲壇於河之南岸方施勅勒有暴風自北而至一青衣人隨風徑撲道人道人不能支爲其所壓青衣人倏不見風亦尋止眾視道人則已扁矣流血殷然告

於官而瘞之時烏程南潯鎮有道士周靜涵者道行甚高孫往求之周閉目移時謂孫曰此物修煉千年吾非其敵須召天神爲助雖幸勝之吾亦將不免不可往也孫固請之周不得已而往亦爲壇於南岸甫焚一符暴風又起青衣人見於前曰吾大道垂成須得生人氣血以助之故溺人於河取其氣血然所溺者皆應死之人非吾故戕其生也與汝何與而見逼迫周令其遠去青衣人曰吾道尙未成去將焉往周苦勸之不聽周乃向空書符以水噴之青衣人笑曰汝修止三世不滿四百年安能治我徑前撲之周執令牌危坐青衣人不敢近而退周亦下壇如孫氏命埽除一室凝神靜坐於其中者九日復至壇所焚符而天神降青衣人出將與神敵神發巨雷聲震原野火隨雷出

南潯志

卷五十六

志餘七

二

其光燭天青衣人不支而遁周擲劍中其首神向周拱手上入雲際遂不復見村人共見空中一物隨劍墮於河干就而視之乃石人之半面也渡河至墓域則獨立之翁伸其右面爲劍斫去血流至地附以河干之半面正相吻合周書符於其胸背命掘起而碎之村人並碎其臥者而燬爲灰自是墓前無復怪異周謂眾曰此物再潛養五甲子大道成矣惜其欲速遂至於此深可憫也眾送周歸南潯甫入門見一人衣冠形狀與周無異自外而入眾皆見之周曰吾元神將散矣取鹽湯飲之其人遂與周合爲一後周遂多病自處分身後事臨終謂其徒曰吾爲虛名所累致損元功爾等宜閉戶自修毋預外事也遂坐而化

張丹山潯溪棹歌注

曹秋岳

溶

曾寄書張爾就

肩

極論畫竹遠

近多寡之勢兼及史記僮約頭責文章煩簡之法甚暢書載倦
圍尺牘

紀氏族譜紀象春字汝生娶烏鎮顧氏生一子承午舊傳公有
次子繼外卽惟儒董漢策也緣孺人與董母係胞姊妹董不宜
男私訂抱送惟儒甫生卽匿蒸籠中裝作饅頭送去臨盆坐守
旋報生男雖董氏族眾環聚不覺也旣而漸洩其事因爭呼惟
儒爲紀饅頭云汪志按此必傳聞爲說非事實也觀董中條身
後爭繼至于許訟紛紜久而後定構造百端終
未有言惟儒出于異姓者且其事旣
洩彰灼如是董氏族又安肯默默乎

甦庵家誡旌節先妣苦節一生實爲董氏再造癸巳春月先妣
傳家有序一通備述艱苦今錄于左序曰從來說道創業難守
成亦不易要曉得守成的人便是創業的人不是兩種但偶然

南潯志

卷五十六

志餘七

三

遇著時節因緣便有創業守成不同的名色總皆苦心經營自
已立身不犯諸惡然後做成事業非同草草卽如我年未二十
歸於董氏時方多難尙書老爺棄世已久三代科甲盡皆捐館
此時只有先衿母徐太太在堂汝父又多病只好靜坐不理家
計太太暮年好靜不能十分照察倉廳所遺田產大半消耗典
中剩本不過二千金中間掛空號的又大約有小半屋租零落
不堪朝夕饔飧不繼又有三種大弊其一太老爺規矩已失家
裏人盡是放肆的不肯遵守約束況且主母老家主病全然不
看在眼上呼之不應畧一整頓便一齊反噬此一大弊也其二
如太老爺勢力大了各處小百姓未必歡喜且家裏丁少相公
叔叔不過兩三人支撐不來外侮頻起委實難當此二大弊也

其三向來人情世法不能減省卻是屋裏空空的無錢無米竈下日用又多每日燒柴也費百十斤此是虛空架子手下人偷去也用度如此太多日日無饜分文不進如何度日此三大弊也我到董家來恰好頂這箇苦頭拋又拋不得做又做不來難煞難煞我只得勉強吏書將從來三弊漸漸消除家裏人要他守法外邊人來欺侮的可忍則忍不可忍便情願棄性命破錢財與他作個對頭其餘柴米費用之類務要覈實不必用的多省了如此做去方纔腳根站在實地上卻又不幸汝父因屢科不第鬱鬱病癘日夜長眠飲食不進我因董氏式微汝父之病關係非淺早起卽侍坐湯藥之類焦心勞思不曾一刻得空晚間同眾等圍坐看守服藥無效便去求天拜地鬼神禱祀之事

無一件不做了以後幸天憐董氏病漸平安繼嗣復生多是天助絕而再續我復苦心朝夕侍養汝父卽有病患自家也不及愛惜又要料理家事指揮童僕風吹日炙我多不顧豈不苦耶其中又有福未享而禍重生之苦天啟三年幸生一子冬間便遭大故衿母徐太太背去內無主張外無倚託兒幼無知只得寄養在先姊二房太太處喪事粗畢賊黨又生徐柳奸人構通偷盜忽然拋磚爲號殺入臥室網了汝父又燒又搶我只得攜汝避了室中所有一旦罄盡且外無救援盜黨公然出入天平天乎何苦我至此耶無救也罷還有從中生事的說道盜在家裏將以不好名色加在我身上我只得呼天求救務要擒賊雪冤此時虧得汝外公及長白太公闍卿雪因兩舅一力擔任捉

了賊併捉出徐柳綫頭見官見府問成罪案方得表明了自己苦心小小報了仇也不意寇網汝父驚駭病深從前癘症至此復發更覺不好我也只是丟性命破錢財求醫求佛要救汝父遷延不愈竟不見好吾此時另立箇主意說道父病子在便是根基大約病者不可復起我只看得兒子長成便是好結果了卽將一片用心費力求天拜地的肚腸安放在教子一節上去也兒自襁褓中多病我惟恐不濟事積些陰德務求長大成立光揚祖宗做箇頂天立地的漢子汝父病深渾不省事古玩打盡書畫焚盡玉器金飾之類全不照管託人管了盡皆偷賣或將假的換了又兼屢次失盜家傳精華大抵盡失我也總不關心豈是不值錢他只爲有了兒子萬般皆在譬如我自己布施

了也如此自己譬喻過日可憐可憐汝旣出世我便思一頭好親事做箇外助其時惟有吳門申宅是我家舊親文定相公又是先太老爺的門生遂憑媒妁定婚申宅幸而青翁二老叔頗肯照顧也完了我一點念頭向來兒漸長讀書就傳我惟恐讀書不出又恐獨子驕養先生不嚴空過時日又恐體弱過勞讀書成病喜得三件俱不礙十歲後勉力借債思量爲汝行禮納采只是自己力量不及耳歲在壬申夏間三房旌節李太太見我向善苦修婦道兒又聰明決非凡品遂有立嫡耐食將家產授我之意一言已出爭者四起同宗骨肉爲這幾分銀子便同仇讎一般你也來奪我也來奪奪得落得此是如何景象我想起來三房家產我又不是貪圖他的分明是太太好意以繼嗣

爲重立嫡立賢也無差處我如何忍得卻又思量這般氣色一箇女流如何抵敵得住況且凡人以情義爲重錢財爲輕我不妨退讓一分便大家一團和氣豈不快樂爲此只是靜守憑太太分付眾位尊長均分便了不幸命薄太太又仙逝去矣孤身無倚全沒幫助汝只曉得讀幾句書全然不解我的心事虧得有至親閔唐李沈諸位老爺從公分派漸覺內外大小俱無閒言是年冬間忽遭汝父長往之慘痛切肝腸我不能身代幸得喪事苟完家業亦定便勉力揭債借了王店盛宅千金爲汝行了聘後汝亦入學卽勉力爲汝畢姻亦補了廩在上林中有些浮名我只望汝中了便完了我心念也數年以來偶值荒亂成名一事至今未遂我只朝夜以望今世界亂離我只有一子若

汝出仕我何所依縱然富貴我也提心弔膽不得安甯故功名二字我也斷不以此責成於汝幸喜天助善人孫兒繞膝雖然目下靜守前來正未可料可喜也可喜也但是甲申以來國家多事南潯小小地方寇盜日夜暗算我是女流豈料命運不好在這箇劫裏只得母子相依外邊的事汝能撐架裏邊的事我自補湊乙酉年秋間生死只在頃刻幸汝努力不至破家冬間遭了大盜劫掠南邊三房太太所遺當本盡失內房舊存物件也被劫去丙戌一年流離遷徙刻刻在刀鎗裏過今雖粗安我只是體不貼席也從中力量我道是全憑上天福庇我因此發心持齋奉佛此是我身親經歷的豈不自省我做人到這般田地受了千辛萬苦雖是只得這幾畝田產幾間房屋卻是我一

生苦節做成的卽此皆是我一生心血也較前初到董家的時節僮僕也將就守法外侮也將就安息弊耗也將就改正我也算得不負董家的人了況且汝又長成行年三十汝父雖得汝能繼守書香外邊的人多須我不失苦節又贊汝能養老親施恩佈德才畧優長學問充足雖未好許汝果然全備或者能不失一二也未可知爲是我卻放心了兼之我老且病因前日伏侍汝父時喫了風霜把持家政時受了煩惱體中日漸狼狽飲食減少風痰常發雖賴汝醫藥不到得衰憊卻也覺得費力我若只管擔這重任我也忒苦了我今只要皈依三寶念佛養靜做箇在家出家的樣子擇吉已春將所有家業交付與汝汝可靜守哲訓體我苦心不必固辭此卽養母第一事因我年老欲

南潯志

卷五十六

志餘七

七

圖安靜況從來做事英雄皆從磨鍊世故裏面打磨出來卽此管家理事多是英雄學問也我自聽堂前田畝以供朝夕禪定奉佛閒居自好是我之願汝有孝心正不必在飲食孝養上見卽能一朝擔任撐持得門牆或者運至時來有箇出頭進步日子便是眞孝也汝聰明儻不是等閒人能識時觀變見人春風和氣自然無人怪汝只是每事疎懶不肯細密恐有小差失處我常憂念然青年有志只未會精鍊所以是這樣若一加用心自然是不忝所生的人但願積善降祥以後子孫茂盛家業興隆讀書的功名早就操家的精神強固不爲世運所淆不受他人欺誑教子成名書香絲遠榮親顯祖奕代賢仁便不負我一生苦心董氏昌盛有期矣

又世間固有不可解之事自非親身鮮不目爲誕妄者如我一生所經歷癸未閻羅之夢甲辰元天之夢無不歷歷奇驗諸如此類奇兆甚多卽兩次在茗禾祈雨尅期霑足皆無心得之雖事出偶然亦一奇也尙載入稗官後人必指爲妄矣 余在童齡見諸大家宴客所用瓷器大不過三徑寸久之漸移今且大如缸矣食器愈大而家愈貧於此可以見風俗之日漓也今諸大家雖極貧而奢靡如昨我不知所底止 我嘗欲構別業于居吳漾畔奈未得善地耳不必多構但仿孫真人退老記便已足此地北望洞庭兩山門外一泓好水漁釣最樂 屋租盛衰亦有氣運前此壬辰癸巳之交屋租頓增我同支加租至三倍我念薄德卽此賃房人與我比鄰而居我不能施惠何忍加租

南潯志

卷五十六

志餘七

八

耶所以自壬辰至今悉照原數不改先大宗伯一定之額也至於續置房屋租額畧重則又遞減七八折甚至五折不等汝等無論盛衰但守故吾睦鄰恤佃是亦一善行歟 宴客用優人登場賜坐或尙在通融呼之同坐角飲則褻甚矣今人敬優兒如師友殊令人訝卽不與之坐不過曰不在行而已天下事被在行二字誤卻多少

江峯筆記先從伯怡庭公舊藏先徵君小像數十幅每幅後有徵君親筆題識一展閱間徵君生平德業風流宛然如見惜題識大半脫落不可一一攷究余恐年遠并所存者或不免散失因敬錄數條俱照徵君手蹟不敢妄易一字其殘蠹者缺焉 秋七月苦旱余方靜息評史記守道李公遣人從禾中齋書來

請祈雨余勉赴之李公欲建臺如世俗法余不可時禾中有羽
士燻定華夙負聲譽余請以折簡招之登臺行持余惟行靜功
於城隍廟之玉閒沈子商節昆季吳子寅工皆在座首日微雨
三日雷雨作余卽辭去時七月十九日也禾中諸老留宴余力
辭之乘風揚帆歸沈子序夏輩岸上追躡招余暫留余答之曰
再停七日則川滄皆盈吾不必留也序莫爲之悵快而返至二
十四日果連日大雨慶霑足 余於二十年前曾囑潘逸老徧
拾遺骸埋藏普同塔矣歲久遺骸更多遂呼莊奴船役給以錢
米走荒郊殆遍悉歸義塚焉時壬子春正月也 自雲棲還會
城卽遊大滌山山故有洞霄宮宋時最盛殿宇宏麗傍分七十
二齋皆羽流居之歷代仙去者如郭吳葛許諸真人皆潛修於

此山勢環抱原名九鎖最近一關馬不能方行相傳宋孝宗略
加疏鑿以通輦道于是真氣洩矣殿尋燬諸齋盡頽廢不可問
口有孫善長鍊師寓此志在興復而資力未辦僅葺無塵殿并
方丈數楹而已余過此慨然念之其地有青檀山天桂宮伏虎
巖來賢巖撫掌泉白鹿山房金口口虛皇壇九曲齋翠館齋黃
茅山藏書巖大滌洞諸勝余爲賦詩記之大滌洞中有石如雲
扣之如鼓亦一奇也歸返蓮溪休息不越月遂結友溫子叔口
張子懸渡巖子兼山皇甫子大立及二三羽流溯口航茗溪重
至洞霄宮修真武讖法七晝夜時枋兒隨侍亦與焉讖期中二
虎守門靈旛自結圓期有月華之瑞感夢元天遣二神護行且
似有愀然不樂之色殊不可解越一載北行遭難始知奇應也

向聞水月老人名云年已百五十歲所云皆奇驗余初未敢信王子之秋謁范大中丞詢及老人本末范公曰數十年前曾相晤於關外言無不驗壽踰百五十非妄也余始信其真是年仲冬七日偶以督葺萬松書院艤舟聖湖與潘子受公沈子聲紫鷺坐話潘云昨見水月老人問起居再三盍往晤言耶余遂以次早乘肩輿至石岫門但見茆舍三楹在桑林曲水間遲許久老人乃至啟戶入室如漆次第開牖天光始來奉佛一龕繩牀無枕被以麻鞣爲枕褥懸梁上已塵封矣老人與余分賓主坐顏甚恭惟言天下將亂蠻王如某某皆將揭竿起又言范公將入閩不可不留余見其言語參錯似無倫次者意頗訝之老人忽曰潯中蟲災余答云幸不至甚老人曰子莫欺我潯自某

南潯志

卷五十六

志餘七

十

至某縱橫可六十餘里有人保奏頗有收子何諱也我雖伏處環堵常至天上誰能給我者余爲驚服蓋九月望後曾命羽流修讖保蟲災老人所述自某至某數言則余青詞中緘閉語無人知者吁可怪也老人曰子將來有人邀同入都此不可不去余遂具陳有薦牘我方固辭不欲去也老人啟戶送我又撫余背曰勉哉不可不往余遂別去還至湖湄晤曹秋岳親翁云有沈逢吉欲至潯可同載否余唯唯肩輿先至水次少頃逢吉至薄暮小飲逢吉忽言水月所言之奇中余詢之逢吉備述吳梅村先生周子俶窗兄二事余不覺吐舌天壤間固有奇人如是哉逢吉云余于十九歲時見水月其時已年九十三今我年六十餘屈指計之水月老人當是百四十五歲也 三吳固稱澤

國民尤苦澇歲在庚戌夏五中旬風雨傾注不三日而田禾盡
淹阡陌俱失一望巨浸農夫號泣閭閻駭懼於是州邑申請蠲
救撫軍范公由杭禾越平望將至潯余曰此當今溫鄭也不可
不往籲遂駕輕舸至梅堰登公舟而扣請焉公曰真奇荒矣有
何法可掇余曰田不得種米從何來請蠲漕米庶有瘳乎公曰
朝廷定例祇蠲條銀十三漕米係官府必需豈可請蠲耶請
更思其次余曰莫若改折米不可得銀猶可典質求也但昔歲
改折每石幾及一金如此則民益困奈何公曰舊額平米一石
內有耗米三斗有奇今既改折則耗米無所用之祇折正米民
或可生乎余不禁手額曰如此則湖民幸甚但刻下民無粒粟
可炊則死在且暮老弱填溝壑少壯爲盜賊深可慮也公曰爲

南潯志

卷五十六

志餘七

十一

之奈何余曰有明季萬厯年間朱文肅公救荒條議可採用也
公曰今安得此書時余已預覓一卷遂出諸袖中公大喜曰是
勝于百朋之錫矣方展閱頃余曰朱文肅公所言平糶法可行
也權那藩庫并勸當道義助若得數萬金則遣幹員往楚豫糶
米不過四十日米至矣減價平糶往返數次客米多則本處之
價日減民必慶重生矣且計楚豫之價必賤今至浙縱價量減
猶足還庫官亦無損也公曰善請再言其次余曰本地之米不
可得請行糶糶充漕又須從民自便不得限定用糶恐至冬糶
貴民之求糶更難是兩困也故曰莫若從民便公曰善余曰再
請開援納事例富家勸助則難強也許其援納則米自出夫既
糶楚豫之米又開納粟之令則米有盈餘然後議賑散米設粥

皆易行也公曰吾今日聞讜言當力行之矣時舟已行抵潯東關余方起辭公曰今晚至苕願明午來苕會眾紳衿公議也余唯唯卽辭歸次早疾馳入郡諸先達俱集天甯言人人殊余復晉謁時公定議改折平糶糴和諸法已定集眾不數言萬姓歡騰焉是夜余宿于沈氏盟鷗別墅有中表吳修之窗友溫全思在座甚言吳江之苦江城宛在太湖中水溢沒縣署街衢行舟而催科未息江民有不遠數百里來號呼於浙撫者余爲惻然次早再謁因具白其狀公曰江民呼號吾亦念之其如疆界何余曰地界雖有江浙之分然百姓孰非 朝廷赤子今潯之東偏卽江邑也相隔一勝浙民何其欣幸江民何其慘戚惟公熟籌之請將現行事例咨江撫可也公曰善會公將還省余送至

南潯志

卷五十六

志餘七

三

碧浪湖有江民數十人具呈呼籲公卽收呈去時七月初三日也越四日余隨諸先達至省謝始知疏已入 告且移咨江撫由是江省改折福被數郡矣 辛亥春正憲行設粥廠賑飢百日余謂若欲賑飢須先覈飢民戶冊遂囑昆季子姪同里中耆民至各圩查訪果有塘長圩甲得錢妄開之弊極貧無錢者反不得與于是召集鄰佑口自委悉刪去冒濫增補極貧開寫真正飢民冊每人發竹籌一根爲憑遠近無不悅服矣縣所發米祇賑十七區僅有一百五十石廣爲勸募併自助又二百餘石猶恐不敷余卽具呈於守道李公請將烏戍原佃唐氏房屋抵司那領所糶楚豫之米五百石每石七錢算該紋銀三百五十兩道詳院允行于是米數充足然後集昆季子姪耆民設廠于

得西祇園寺擔柴運水皆吾家僮僕也先期竟夜煮粥質明殆盈十餘缸飢民既集照籌發粥日晡而盡散凡五晝夜執事者皆目不交睫余曰嘻憊矣再更數日諸君殆將毘耶是法難久行盍少變諸况飢民得粥祇可充一人飢腸彼盡室瞽瞍將何以存活余請改賑粥爲給米每五日一發掬米而去一家皆飽民其甦乎遂草條議暫停施粥命子延枋星馳至省謁撫軍進條議范公溫顏相接極贊其當且曰非尊公無此卓見且非尊公之無私亦不能行此法也批允行縣給示枋兒歸縣帖已至廠矣于是改爲賑米飢民十人爲一班東進西出驗籌發米有重來者子姪輩卽察出咸驚以爲神不知照數有籌照籌有冊縱極狡詭亦無能爲也十七區施賑已周尙有餘米縣帖行給

南溇志

卷五十六

志餘七

三

十六區又有餘縣帖行給二十區于是載米舟行至于烏戍事畢余謂飢民已賑彼一二貧儒何以自給遂同衆友公開姓氏人給五斗守道李公允詳速行士民均悅是役也告竣結算共發一千八百餘石云越一載司催那借之銀三百五十兩家人甚困于徵比歲底始得解此五百石皆余家捐助也 賑米甫畢至郡報竣寓於沈園之敞閒堂草條議十數條時與李子雪塢溫子令思同寓每書一條余摘紙尾朗誦李子溫子咸擊節稱善議上范公採行十之六七開吳淞濟吳江長橋等事皆條議所陳也 撫軍范公莅浙一載餘頗以激揚爲事適奉 恩

詔求賢將以賤姓名玷薦牘余具呈於藩臺袁公固辭藩詳撫得免余喜甚爲賦詩曰豈余輕組紱薄好在湖山拂劍星臨檻

聽泉琴滿關千峯當戶出一鶴破雲還獨坐無餘恨浮鷗對我
閒時已酉冬子月也余于壬子九月具呈辭薦袁藩臺不肯轉
詳卽呈院力辭又不批行十一月既望叩轅請見具述謫才應
聘有五不可少壯猶不如人今老矣筋力既衰何以經營庶務
一也學問淺陋無以備咨訪少所記誦今盡忘之應 制據詞
空疎貽誚二也南人不能使馬騶質豈勝馳驅三也賦性疎傲
不曉諂曲諸世無術必招怨尤四也家事衰落薄產祇充餽粥
耳空囊無以應酬五也所以再三固辭實有斷不能應命者非
敢飾說也中丞公大不悅謂以人事君人臣之道前歲薦葛世
振辭不赴今公又辭是使我無以對 君上也聲色俱厲于是
余不敢再陳退而與同寓李子雪塢王子震生言之咸爲惆悵

南溟志

卷五十六

志餘七

十四

于是泛舟東歸發故篋重輯諸家易解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其惟易乎吾且註易終老焉其可矣 余旣堅辭不允癸
丑春日齋咨以行道經金閭與皇甫大立胡子柯星家書田姪
夜飲於寓樓諸子或言此行將盡抒抱負矣余曰否否余於秋
間必歸與諸子重歡譙於此耳遂賦詩一章中有纒帛羅英賢
宏綱布春暉朝野固異趣達人觀其微行且返初服貞心託漁
磯綸釣有秋水衡門無是非與君共酌月抗言說先幾諸子咸
異之旣至都門再賦兼懷大滌山居其詩曰未必胥靡慰夢思
卻來京雒望旌麾銅龍日照螭頭轉朱鳳雲連豹尾移心在清
江煙艇遠書藏元墓石牀迷拂衣歸訪茗源水一笠庵中鍊五
芝蓋前歲至大滌于方丈東偏有數椽余擬棲息于此顏曰一

笠庵故云四月二十五日到部卽具呈力辭當事不肯收呈至五月朔旦引見四鼓起未黎明進五鳳樓過太和殿東同眾官候靜鞭進至乾清門吏部大僚以次啟奏凡引見各官唱名跪中道但聞傳旨云一二不用看可令回去候旨遂隨眾官出金碧喬皇日麗五色仰而睇俯而思曰是夢境也退而賦應制詩十二韻曰龍轡天彩曜金支旭日初浮五色時雲影遙隨旌影動鐘聲還與珮聲遲彤墀靜對開青瑣紫闥傳呼啟絳恩風度寶輪聞帝語星分御仗展皇儀楓屏姓字求賢切祕檢敷陳報國奇案有黃封瞻政肅廷無白簡識君慈徘徊闕下同鷓鴣晏喜寰中息鼓聲繁縛禮口堂不遠遐荒俗異聖能知坤乾已見清甯候放息

南溟志

卷五十六

志餘七

五

曾師虎豹姿諏訪崆峒唯論道旁搜宛委更摛思霞明宮殿韶光轉花壓周廬瑞靄移朝罷從容歸左掖幾回珥筆集瑤池越七日奉旨以科道員缺試用同人或稱賀曰此豈夢境耶余曰凡境皆幻不旬境又將變矣五月十一日繕本至通政司投進固辭不口懇收投云須懇吏部代題次日至吏部又不收呈月之十七日方操本重至通政而蜚語與臺參交至矣初發吏部圈審犯又奉旨落職發刑部身羈犴城處之晏如賦秋士微吟四章以見意研審再四身嬰三木再駁再審終無他辭幸荷皇恩昭雪于七月二十五日出獄至寓同旅中諸子小酌賦詩曰今夕知何夕春回第一宵酒螺含沆瀣蛩嘆奏雲韶安國仙源遠更生封事遙恩波難測量渤海望秋潮

此後餘生孰非 帝德耶 自淮揚至清水潭觀其塞決河數
百金置一埽丁夫架空斷絕埽入波漂如輕羽間有人與埽偕
墮者口湧沈洪流丁夫金錢俱盡焉少進至淮乘野航渡余曰
不過月餘淮河將如溝下流江渚間民其魚乎齊子曰何故余
曰河爲濁流淮爲清流淮力勝則清濁相當併入海今清水潭
決則淮水之清流不能敵河水之濁流反是內地夫河水一斗
中帶八升泥水帶泥來填闕淮河日增月長故淮河將如溝下
流江渚水勢漫散吠畝陸沈自然之勢也齊子稱善余爲賦金
隄行以紀之 徵君學貫天人生平以諸葛武侯李鄴侯范文
正公自期待救荒諸策略見一斑惜出山旋返不得展其經濟
耳然始之辭薦與後之辭官固有不樂仕之隱衷非常情所能
南潯志

卷五十六

志餘七

六

窺測也晚年尤好道時俗所傳神異余不敢盡信其可徵者有
小像一幅徵君道裝與二三羽流共立石壇上昂首望雲霄間
有白鶴數十二翔舞不下相傳徵君能召鶴詢不虛矣惜題識
脫落未詳在何地也辛未仲秋二十七日曾孫兆元謹識 又
一幅奇峯突起壁立萬仞上插霄漢下俯洪流峭壁上有洞五
洞內一兔一船一杵曰一几几上有爐一橋橋上有人其數三
似皆石鑿又旁一峯峭壁上結屋數椽皆非人力之所得施也
水中有石齧起上有小石塔徵君駕輕舸獨立船頭恍欲仙去
恨題識亦失無從考其境地也

范忠貞公文集 范承謨檢舉疏云臣入京陛見蒙皇上諭臣靜
養調攝復遣御醫李玉白診視療治竊冀宿疾稍瘳勉効犬馬

嗣因遵奉京察典例具疏自陳私揣有過無功病多才短應在
罷斥之列乃過蒙聖恩包容寬貸令臣仍赴總督新任臣捧讀
溫綸悚媿交集正擬謝恩陛辭卜日東裝忽接閱邸鈔見有臺
臣甯爾講指參董漢策陳其忠一疏奉旨該部嚴察議奏臣不
勝惶懼慚慙之甚以漢策乃臣之所薦也其忠又臣之所參經
督臣劉擬絞援免者也憶臣於康熙八年四月內准吏部咨開
議覆臺臣徐題爲恩詔之頒行已久賢才之薦舉無聞一疏查
康熙六年十一月內恩詔內一款地方有才品優長山林隱逸
之士著該督撫核實具奏酌與錄用欽遵頒行在案查各省督
撫迄今並無具題相應請勅各督撫地方查才品優長山林隱
逸之士實堪採取者卽行具題等因通行到臣臣以浙省爲人

文淵藪豈乏應舉堪用之人或以前地方官員視爲具文未知
博訪旁求以致久虛盛典臣心不勝怏怏比卽嚴檄各屬虛公
核舉隨據甯波府以葛世振應湖州府以董漢策應而漢策堅
不出山未列薦剡世振又旋以老病懇辭已經部覆議允至十
年十一月又奉恩詔漢策復經鄉里公舉司道府縣勘詳其掄
揚之詞溢於筆楮臣猶謂大典固不可虛薦舉亦無容率諄令
復核必公必慎而各官又備列生平通相保結且稱其曾經前
撫臣秦世禎按臣杜果等相繼推轂殷殷勸駕而漢策廬墓山
中不卽應詔一撫一按歎賞褒嘉言之鑿鑿及臣察驗水災按
部吳興爰訪里人有謂其素履無愆者有稱其拯災賑貧德及
里閭者秀愚童叟一口同聲臣聞見賢而不能舉者慢也聞人

之善而疑者薄也國家方懸纁帛弓旌之典微臣倘爲索癘求
疵之行則以人事君之謂何況既有府縣可據族黨可憑臣又
何容一概以爲莫可信而察察爲明也今其忠所許雖真僞有
無事難遽定但旣人言之嘖嘖保無墮行於冥冥臣不敢以急
於求賢之隱衷飾其闇於知人之顯過乃臺臣疏中以薦漢策
爲臣瑕臣滋懼矣又以受人之欺爲臣惜臣益滋媿矣懼與媿
并臺臣之爲臣寬解者愈甚臣心之慚惶者愈切又安敢違心
文過而妄思倖免也伏祈皇上勅部嚴加處分立賜罷斥以爲
冒昧薦舉者戒

董漢策訪菊篇小引二十年前張潛庵寓潯水之北余嘗過其
齋居玩菊後遷戍上潯川之菊荒矣丁卯九月訪潛庵於太樸

南潯志

卷五十六

志餘七

六

山房欲觀黃花一寄諧焉適逢七袞遂賦贈之

南潯備志金梅字次調震澤曹村人嘗館于董氏南江先生其
高第弟子也與紀白雲先生交尤深集中唱和最多著有夢草
集丙子詩草擊轅集各一卷董氏門人鳩而刻之紀先生爲之
敘

莊斗草壯子金窳青曹村人有道術一日至吳江時大旱兩縣
請崇正觀道士召雨道士啟曰曹村金相公適至此可延致主
壇渠符呪甚靈縣尊大喜卽親訪其舟邀至署中意甚殷窳青
啟曰水旱天意非人力可爲今兩縣父母果能屋漏不愧清心
寡慾齋戒上陳爲民請命庶幾精誠所格可以感召天和若僅
小雨乃符呪所爲耳縣公因請小雨窳青曰此易事卽用黃紙

畫符向燭上燒之紙灰盤旋繞出簷去漸高漸大遂變成黑雲
一朵頃刻大雨淋注階下水驟深半尺雨止辭去問之城外則
雨無一點云或鄰里有暴病毒瘡癰疽邃青往往以符救之立
愈鄰有一女被產厄死邃青按其胸微熱急命取水至以箸攪
水念呪畢命飲之初滴入口卽活動再滴之病人面脣青黑立
退再飲之則張目開言曰好滋味是冰蜜耶飲盡則病全退矣
從伯楚望言邃青遊京師二十年遇異人授以術遂能役鬼神
召風雨後相傳時時以術爲戲發狂病死

按邃青名
澳居潯

紀端先君子餘素府君行略先君原諱永成字遙集一曰大韶
平日所師事者二人一爲吳淩西廬張先生一爲鷓鴣溪寶雲
董先生西廬先生踵至宋之後以理學爲己任先王父亦山府

南潯志

卷五十六

志餘七

九

君暨先君子咸受業焉年十七喪王母嚴幾于滅性事後王母
張以孝聞二十歲後習弓矢之業然性非所嗜在菴中嘗以詩
請益於呂半隱先生潛歸家與湖濱僧香谷雲舟刻意唱和古
文則正於孫商聲先生歲壬子范大中丞承謨主浙闈試獲售
先君子治易寶雲書河圖存三字以贈注云紀子學易沈苦將
返吳中雨中書此以爲券先君子至京師者六旋去旋返以王
父春秋高不忍離也嘗著北行記南還記備言山川風土之致
而旅邸之思風霜之感亦復三致意焉寶雲以爲似盛宏之荆
州記寶雲夙稱書藪其所評本先君子時時手錄不下數十種
如左傳提史記脈二本鈔凡三次至寶雲歿後懼其遺文散佚
窮四十四日夜書之兩目眇昏手腕幾脫矣

孫履元談鯖廣惠宮三清殿西向其南粉壁一版繪一仙人高可尋丈狀貌秀偉左執楊枝右持一珠俗傳仙人楊珠自繪其影也余攷楊芝錢塘人善畫仙佛鬼判特長于尋丈大體愈大愈妙西湖天竺寺壁觀自在像是其筆名芝不名珠亦未嘗傳其爲仙也唯殿壁屢壞屢修此一版乃巋然經久不壞亦可異也其北壁一版向爲尹西村錫畫劉海蟾與之相對筆亦飄逸今已壞矣或訛以爲楊朱像遂并指北壁爲墨翟像尤謬

〔胡承謀府志〕錢武舟字濟亭歸安人孝友樂善不事表暴康熙四十二年南潯姚某負客債陷縲紲將鬻妻以償武舟傾囊助之且轉貸以足其數後其人訪求率妻子踵謝則揮手弗顧其全人骨月完人名節多類此

南潯志

卷五十六

志餘七

三

蠅鬚館詩話潯上陸氏有士潮士涓者棣萼連科可稱嘉話然文采不章遺篇無述近闕凌進士保釐瓠息齋集有病鳳謠小序曰爲建平公舅祖作也公氏陸名士涓庚辰進士以建平縣知縣罷歸余少頽放不爲親族知識獨公獎借過當於其病廢謠此以嗜之能識才士於未遇之先可謂差強人意

〔南潯備志〕城壕上股价人先生維藩官四川峩峩知縣赴任時道經一僧寺小憩偶抽架上書閱之乃制藝稿本凡先生生平試卷鄉會墨並在其中駭問寺僧云其亡師遺稿也先生悵然自悟僧卽已之前生自此忽忽若有所失抵任月餘卽病卒

〔瞿源洙笠洲文集〕黃九烟先生名周星江寧上元人其先爲湘潭人崇禎庚辰進士榜姓周名星後復本姓卽以周星爲名先

生父母貧甚賣腐爲業與周氏鄰富而無子先生始生卽爲周氏所撫弱冠成進士不自知爲黃也周氏父母相繼卒忽有瞽婦詣門呼先生小名曰汝本吾子先生駭甚婦言十數年來漂流異地天亡矣子女皆盡無所依倚將藉汝終老焉因具述昔年與周氏授受狀且曰抱汝至此者某媪也今尙存可試問之先生呼媪詰之言盡合於是持其生母大慟而復姓爲黃時人多詆先生忘周氏撫育恩其後生子一承黃氏一奉周祧外議稍息慶雲按汪志高賢傳先生終周氏父甲申變後先生隱居母喪經理弟妹婚嫁畢始復姓歸宗不仕屢往來吾宜從默齋湯先生游默齋勸之講學先生曰吾負不忠不孝名何學之講耶一日先生曳杖獨行至宜鐵廬潘公遇之荆南山下鐵公嘗爲之作傳所稱潘孝子也籌持筆

南潯志

卷五十六 志餘七

三

囊相隨行各通姓名縱談交相得遂爲先生負擔從之往吳門訪徐昭法昭法名枋壬午舉人父汧崇禎時官至僉事江南潰父殉節昭法將從死父止之曰汝可不死姑爲徐祧薦飯人昭法遵命奉父喪葬訖託迹一茅屋伏處荒村中先生及潘公至叩其扉昭法未老幾失明矣又餓不能出戶庭強起揖客旣相見則抱持大哭時日暮昭法不能具燈燭盞中絕粒已三日矣先生解囊買米數升鹽少許共炊作糜食訖令潘公獨臥旁榻兩人聯牀對語數聞哭泣聲夜過半兩人皆作隱語潘公靜聽之多不可曉達旦又痛哭而別康熙庚申年有以博學鴻辭薦先生者先生避之湘潭有司又迫遣之先生嘆息曰吾苟活三十七年矣老寡婦其堪再嫁乎遂自投於潯陽江而死慶雲按先生投

南潯之聞潯閣橋下非潯陽江也默齋先生哀之爲作輓歌曰九煙先生胡爲者深忠至孝俗所駭又曰不死甲申死庚申不貴黃金貴毛裏蓋以雪先生不忠不孝之謗眞實錄也又聞先生於鼎革後家亦貧甚以授經餬口一日館於某宦家以貧而無諂題命諸生作文主人嘖蹙曰開首第一字卽言貧不願聞之先生大笑束裝辭歸是年闈中卽以是題較試主人始大悔復邀先生先生卒不往先生又嘗自名黃人字略似號半非道人

南潯志卷五十六終

南潯志

卷五十六

志餘七

三